柏梘山房全集

柏梘山房文集卷六

上元梅曾亮伯言

書序

侯青甫舅氏詩序 戊戌

詩尙才乎尙情乎兼之者尙矣然率患才多而情少者何也榮利紛於外而天機鑠於內也人生卽知有父母兄弟後乃知有親戚朋友後乃知有爵祿富貴至知有爵祿富貴其情遂往而不能返舉一第於鄉此身幾不爲家人有別父母棄妻子役役於俛得俛失中比其歸則歲月逝矣人事改矣老者不可見而少者壯者不可復識矣困而歸者比比焉卽遇而歸向之助我欣喜慼

激者其人皆化爲冷風蕩爲摽雲獨吾以頹然待終之身供歆羡於所不知何人不亦傎乎若吾舅氏青甫先生其舉於鄉年甚少也爲文操紙筆立就者數千言工尺牘得書名四十年所至屨滿戶外然僅一應禮部試得校官遂不復出館江鄉數百里內筆墨所入供甘旨庀家具又推給寒與飢之三族至供養事畢始赴敘就官家居時間日必過吾母話抑菴舅氏病也以爲憂及家計瑣瑣子弟成否族親之生計有撫事時喜時歎吾母嘗曰今歲殊艱難未過上元節典一釵後當如何先生曰吾初質衣服慚其家人今計有質物即自豪耳追

思聞此言忽忽已三十年今年已長大閱人事多又从去鄉井益嘆如先生其人不多見修業養性伏處於山水深窈之鄉年壽烏得而不永述作烏得而不富也先生所作不主科日而汪洋炫爛其才固有大過人者然汪洋而不失之淺易炫爛而不失之浮豔則性情之深厚淡遠者爲之非逐爵祿富貴而不返者所可及與道光甲午年先生年七十矣歙之人士及四方交游以文爲壽者滿家曾亮乃爲集序以獻以見其人之所以壽乎世者即其詩之所以壽乎世也

十六國宮詞序 戊戌

同年周蓉初以所作十六國宮詞見示曾亮因爲之言曰夫宮詞者必擇其事之貴麗詞之淸美以成其要眇哀怨之音此特工詩者之事耳而於十六國爲之則資乎史學矣自晉失其馭五胡迭興兵相跆藉拓跋氏建國而北朝之名始定於一劉石慕容符秦諸國其興滅雖暴猶壤長地進大半天下其他或不過數郡縣之地竊名字十餘年之閒而符瑞震耀炎炎赫赫與三代赤烏白魚無以異及成就基業乃至微淺本末不相應蓋其始特取便一切田單神師吳廣效狐鳴之謀而爲之羽翼者樂附會之誇神述天以自文其亾虛而已則甚

矣史臣之無識也然方其克一脆敵據一敝州莫不窮極姦黠勦民命而饕兵威出死力以爭之百敗而不挫亦若秦漢之君貽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其得之艱難也既如此而其人又皆人頭畜鳴人肝爲羞人血爲飴竭天下之物無可以勝其暴者而不能不牽於靡曼之好極情縱欲喪其所力征經營者而不悔嗟夫鬼妾怨耦挈首墨面於椹斧刀鋸之餘而優笑於熊咆鯨呿之側吾固見其事悲其人震掉而不忍視雖凡爲史者亦罕能精識之而蓉初能屛其荒傖澤以風雅使讀者囘視易慮樂之而不厭與連昌宮津陽門諸作者相上下

則以是詩爲資於史學者不其然哉蓉初之學於地理沿革文獻掌故考之極詳然務爲博而不以累其詩然則是詩也非獨其言語工也其採獲之由博而精者尤不易及也歟

練伯穎遺書書後己亥

練立人之子伯穎年十一而好書年十八而卒所著後漢公卿表西秦百官表北周公卿表後漢書刊誤五代史地理考明謚法考及雜文其四卷凡人長於考證記問者其魄强也長於文章義理者其魂强也伯穎考證所就既如此其文亦堅明質直蓋魂魄俱强者而促於

年也如是豈山川之精氣亦時有豐嗇而不能給人之求歟伯穎乃不幸而適逢其嗇也其可惜也已

臺山氏論日本訓傳書後 庚子

臺山氏書日本人論語訓傳其畧曰日本之俗精技巧習戰鬬文學非所長也自明季來始稍稍說經而近有著論語訓傳者曰太宰純蓋祖孔安國皇侃邢昺諸解而以彼中荻先生者爲大宗詆訶程朱上及孟子其書以安民言仁以儀節言禮以詩書禮樂言道至其妄誕則以性善爲妄說以私欲爲天理以人欲淨則不可以爲人而宋儒所謂人欲淨天理行乃釋氏斷煩惱修菩

提之說不可以言聖人之道日本書向未多見使其學術皆如此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蠻夷小生未聞正學喝咻一鬨無足異者然是書也今跨海而來吾國豈吾之學術風氣有相爲感召者乎是書之妄不足攻而使吾之得見是書爲可慮也余讀之而爲之說曰如臺山氏之言彼二人者可謂異端之尤者矣而自以其學出於皇侃諸人夫皇侃諸人皆欲實事求是以證明聖人之經惟不能以義理之精微求聖賢詞氣之微眇而事以訓詁求之非可以異端斥也然異端之生自失吾心之是非始而學者茍日從事於瑣瑣訓詁之間未有不

疎於義理而馴至於無是非者臺山氏之憂有人矣哉有人矣哉臺山氏金姓邁淳其名蓋朝鮮之官內閣學士者也

臺山論文書後 庚子

臺山氏與人論文而自述其讀文之勤與讀文之法此世俗以爲迂且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揚之而其氣不昌誦之而其聲不文循之而詞之豐殺厚薄緩急與情事不相稱若是者皆不能善讀文者也文言之則昌黎所謂養氣質言之則端坐而讀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言也文人矜夸或自諱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難

知之詞明允可謂不自諱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鮮臺山氏能信而從之而所以告人者亦如老泉之不自諱吾雖不獲見其人其文固可以端坐而得之矣

項氏二孺人傳書後 庚子

余讀張淵甫項氏二孺人傳曰甚哉果行者之難也爲家督而盡敗其同產之財其弟也固義分自安爲父母者亦不能無責耳矣析其產而成者不相卒而同敗猶可補苴以救其敗雖精義者處之無以易此然人必曰林孺人者繼母也疏外其前妻之子朱孺人者庶母也自私於所生之子處局外而高論坐視藏敗而不爲之

所俗論固然然非要其終亦烏能勝衆說哉若林孺人拮据攻苦以昌其家朱孺人之奮烈保身教賢子以成名是皆誠壹必至非倖成之功士君子處義所甚安而犯疑情之疑者苟不能慨竟功緒以振暴其初志固二孺人之所羞也

韓氏藏明題名錄書後 庚子

嗚乎此明萬厤迄崇禎進士題名錄也隔朝世見數百歲人雖山夫愚叟人皆敬愛之矣況其皆搢紳先生者乎宜小亭郎中惓惓於斯錄也錄中所著幾數千人知名而賢者十不能得一其始皆類也及受職分則坐致

宰輔與終身役役下吏者相去天壤皆自以爲意中事馭貴失其權而榮辱自定於始進之身有如是哉然其有文章節義激發天性者官職又不足以限之而榮華當時者今或訶而斬之謂夫夫也乃得與斯人同年同錄者也錄之人一也而輕重於今昔之間者乃不同若此自立之士其在乎審所處哉

吳笏菴詩集序 辛丑

笏菴先生與曾亮交十年矣商論文藝一日發書至三四交之密無如兩人者然先生門常寂寂少過客於廣坐游宴中未嘗見其面兩人居雖近歲不過一再往來

迹之琐亦無如兩人者而先生之性情居處笑語吾可於一室中坐而得之以先生之詩得之也家林之優遊覊旅之慼概親愛疾病之歡悲物情榮落使人坎壈而不平吾與先生同之從容於侍從而迴翔於卿寺華不加榮寂不嫌默是先生之所獨也同者吾知之異者吾烏乎知之曰吾一人之情也性也使的然呈露於文字聲律之間而人皆以爲境如是情如是者千萬人而不得一也幸而得之則其人之神理緜萬世而不竭吾之境非人之境也情非人之情也吾不自省其情安知不省乎人之情人則舍其情而以吾之自省其情者爲同

乎人之情此吾所以於先生詩而得其人也然則詩有不能得其人者何也得喪不能齊而自諱其眞也不則才不能盡其意詘然而止者也不則趣不能行其神兀然而木者也其天全其能全如是而不能得其人必非知詩者而可哉先生昔以詩示曾亮嘗甲乙之今删其半矣又以示曰予無憚於言刋雖成且爲子更之蓋得之深而不可自已者如是宜其寂處聲華中而超然自遠者哉士欲成一名而不能棄百慮以游心於寂寞者無小大皆不可成也

朱蘊山詩序　辛丑

昔聞朱蘊山司馬當嘉慶十八年守濬縣以無兵之官無備之城抗蜂蟻四合之賊能堅守月餘俘斬數百以待大軍至賊以聚殲其功於國福於斯民甚大卒恥合大吏意口不言功受加級賞不自以詇鞅此眞烈丈夫偉男子事而未得一相見後交其子伯韓編修怪其齒之壯而詩學之深伯韓曰昔先司馬好詩家居出游從宦寢處飮食未嘗去詩與子弟言學未嘗不及詩因得讀蘊山詩集蓋精熟選理而取法唐人之氣體聲調故詞理兼茂音壯而氣清古詩人多好言兵卒空語無事實飮馬出塞助語爲豪壯而已獨張睢陽以風雲叱咤

之氣特發於篇什其圍城中詩讀者每痛其名成而身碎也司馬蹀血四十日鬬賊於樓櫓之中與吾士民不落賊手乃限此一垣墻視嘉州放翁參大帥幕府以從軍爲樂者不同卒保境完民使圍中人於萬死惶惑中如噩夢大覺履平地見白日神回意新俯仰歡詫此一役也爲千古快固詩人之奇也旣以語伯韓遂以記於篇首

鄒松友詩序　辛丑

或告於余曰官之爲人患也甚矣哉均是人也愚行黠路汪洋自恣以適已雖衆權帖勢有出於吾上之人强

吾以所不欲而不能也雖刻深媢忌乘閒抵隙之人其視我如無焉而不攖其怨也吾無官也幸而有是官殿最主之功令守之職分臨之愛憎疑信同異厚薄臨我者情萬變而未始有極也而吾之憂喜榮辱成虧得喪汲汲然隨之變矣吾與彼之形骸猶燕楚也吾與彼之肝膽猶秦越也情發乎彼而機中乎此者何也官爲之的也然而是官也飢寒留之親族縻之門戶羈之勢不可以去官官之爲人患也安窮哉余笑應之曰是則然矣然不足以患吾鄒子鄒子之仕宦二十年矣無百金之產十畝之宅所有者獨是官耳然時而若將遷美官

時而若將還故官時而若將寄之閒官又時而如無一官忠如是其深也然且蕩蕩然一無所患曰吾方治詩自漢魏至宋元明無不觀其偉麗可喜者無不錄其典象獨至動人心神者無不吟哦而深思其視憂喜榮辱成虧得喪之中乎吾身者如浮萍之入於江湖而莫能爲有無也如木葉乾殼之飄乎太空彌浮雲而飈然碩虛也如是又安能患鄒子哉或曰信如子言則其人其詩固有詭世異俗者乎曰鄒子之詩淸而淳美而深高邁不屑之致人自得於言外所謂杜德機與不然則廣已造大內不足也宜其擾擾焉稍稍起矣夫淵明詩豪

不若太白然其天守全矣太白則摧傷抑塞志不可復振其豪者氣也此動不勝靜之說也鄒子其知之矣

李蘊山時義序 辛丑

抑菴舅氏館吾家時曾亮童子也時見李蘊山先生以時義相商舅氏爲文澄渺思慮善課虛而先生文精實宏博非日誦經史習疏義者不能作兩人各有所好不相類也而講藝相得歡甚及擠卿以先稿寄曾亮請序則舅氏所閱者咸在追憶先生貌莊氣温進趨禮如終日言不見戲謔不愧先輩成德今四十餘年昔日童子已過於先生始得見之年執筆爲序悵然者久之昔東

坡逖明允之言曰自今以往文將日工而道益喪矣夫文誠工何關道之喪哉其工者工於逢時者耳先生舉於鄉已中年矣每試題非所樂者自笑曰吾今歲未入場也禮闈一再試即不赴蓋其時吾鄉先生不汲汲進取者類如是非獨其榮利澹也其所守者專雖以有司之嗜好强以性情所不屑而不可故先生與舅氏各守其所長而交相重以爲士之道當如是也嗟乎士固貴有所短若摩揣熟爛自以爲無不工者又安能有一長哉夫以進取之學而不枉其道者尙如是則吾鄉風俗之美有不止於是而吾不及知者矣更後數十年吾今

所及知者吾鄉人其猶及知之耶吾子弟師友間猶有如先生其人者耶書以記之

萬斐園詩序 辛丑

吾鄉萬斐園先生方鄉舉時年甚少及爲縣令改校官從容於閒官者數十年自俗情觀之先生於仕宦宜有不釋然者而陶陶然不以進退爲憂樂年過八十重與鄉飲之典其平居惟好吟詠至老不釋人皆以先生之詩學袁簡齋大令而爲之也簡齋之詩自以爲出於樂天樂天之生平仕宦稍進則詩爲之喜稍退則詩爲之悲然此特其迹耳其外乎成虧得喪而有真樂者存焉

則詩之爲也今先生之詩稱心而言俯仰拾取不屑爲艱深勞苦之態故其仕宦進退坦坦舒舒無怩詞無憂色其志豈樂天殊哉志樂天之志即能爲樂天之詩可也況流俗所以稱先生者其名固有所不必謝也先生之仲子世綸爲曾亮從妹夫故嘗以書往詞旨卒卒無以副長者數千里存問之意今讀其詩嘆昔知之不深遽成古人尤恨恨也

曲阜詩鈔書後 壬寅

余友孔繡山於曲阜孔氏詩鈔外復刻曲阜詩鈔凡四十八人計九姓東野氏得三人而顏氏稱盛其修來考

功又漁洋同時稱十子之一者也雖未知於漁洋何如固斐然有述作之意者矣而知之者尚鮮況其他乎嗟乎士固貴有所憑然所憑者過厚則後起者難爲功以人所期者奢也昔東坡喜譽其子過余讀其詩固能者也而斜川集世士亦罕習之使非東坡爲之先則其集必易顯於世矣爲聞人之子孫其難且若此況聖賢之裔乎繡山汲汲乎欲存之也其有見於是矣

十經齋文集敘 甲辰

沈西雍先生自廣平守述職來京讀其十經齋文集觀十年前所著者又增其半其治經守師說雖本於段茂

堂大令而義有獨得旁證曲暢務扶持其說於不可易而不爲苟同至他詩文其音雅其氣疏其情詞蕭瑟而亢倣於齊梁下之作者意不屑也人以先生邃於經而工於文異乎樸學之士然漢世能治經者莫如賈生董仲舒劉向楊雄而其文皆非後世能言者所可及故班固傳漢書也無文苑獨儒林而已至范蔚宗後漢書始歧而二之而史之例遂沿而不可止不亦惑哉然此非獨爲史者失也即世之文士亦拳固乎其說而不能自拔若以文章之道本不可通於治經者此則學術之異倍本塞源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吾讀蔚宗書有感於文

章質文升降之變故因先生之文書以發其端

劉簾舫先生行狀書後 甲辰

南豐劉簾舫先生由縣令至監司以循吏著久矣及讀狀益知其詳蓋不餘力以務民者而世有忌畏之者皆曰立異故先生語人曰吾所爲皆循例事此豈自抑以謝人哉夫例雖便一切爲功然亦以寡吏過而防民害者也變其例時若有益而循其例或不生害蓋世有求益民而不能無害者矣未有無害而民不受其益者也故古之善爲吏者必曰文而無害豈非然哉若夫廢事養安而便文自營且曰吾循例是循弊而已非循例也

以弊之便於已也而謂之為例則宜其以例之苦於已者為異也而矯其弊者遂曰例不足以為治例之能病人乎抑亦人之病例者甚乎先生子星房今為言官其將有擇於斯言

陸立夫賦存序 甲辰

同年陸立夫方伯以館閣及平時所作賦數十篇呈座主湯敦夫先生曰是宜存以詔後學因得讀之且以復於立夫曰曾亮於館閣之文固不工習而於立夫之賦則深知之其不同乎人可一望而得者氣也六朝之跌宕唐賢之精整合以 本朝應制之體裁而超軼遒往

之氣卓然流露於三者之外嘗見立夫所作四書文其法本明人小題而有浩氣行焉與所作賦皆無規規乎取必於世之意而未嘗不以登甲科入　內廷則士之所遭豈可以人力爲詭遇也哉而深信不惑如君者是爲難也君旣以　大考翰詹得侍講道光二十年遂膺簡命爲直隸天津道值　天子重憂海疆徵西北兵聚畿輔信臣視師者絡繹於道惟天津道掌一切軍輿手口數十萬索裝待餔君抑鋒歛性消納同異爲羣議主而下與健兒悍夫摩其牙角化我心膂當其飛書馳符食不得定箸寢不得溫席囘思玉堂優閒含和吮

墨俯仰今昔其將有悠然神往者乎然是隨流平進者之志非所語於雄俊之君子也夫人人擇所樂而居之則未知夫所不樂者又將以誰畀也有能為者而避之則必使不能為者而居之尤非君子之所敢出也惟立夫其知之矣

帝鑑圖詩序　甲辰

明張太岳相神宗進帝鑑圖古帝王可法者八十一事為戒者三十六事其圖以四字為目而列說於後其說皆明白簡易使童孺可曉蓋所以待其君者自處固甚重矣同年蔡季瞻次其目為試帖得百一十七首陸立

夫好而刊之屬爲序會亮甲讀之而有感於蘇氏子由之言也曰信乎權臣不可有而重臣不可無而爲人君者往往能容權臣而不能容重臣爲可嘆也自霍光諸葛武侯慕容恪後如李文饒張太岳皆幾乎可以爲重臣而太岳之在明尤可謂總已以聽者矣然一則禍發於身前一則勢敗於身後論者遂與怙權竊位者同類而共笑之嗟夫緣百尺之竿而不息雖甚愚者知其終一跌而靡也況智士哉然而計卒出於此者何也夫負高世之材者不憚糜爛其身而必一出其胸中之奇甯負跋扈之名而不使有所牽制者之敗吾事久矣夫人

情之日非也成大功立大名者未有不害於庸眾者也豈惟庸眾而已當其專己獨行即君子亦疑其心而群思有以快其後則其禍不旋踵固無足怪者夫功成名遂而身退者古固有之此尋常之顯榮者則可矣若操震主之權必逆策夫權盡之身無所容而不悔者則爲之不然則甯忍而捨之沒世而不出吾觀太岳與時人書亦自知所踞之危且難矣及已至是進亦敗退亦敗耳彼其先固有所不能忍者也則當其得爲之時又豈復爲後悔者計哉安化陶文毅公於太岳蓋深太息之而爲之刊定其遺集吾以是知其不隨俗爲毀譽也則

季贍亦文毅之志也夫至於所作之工季贍之詩非可以試帖盡也故亦不復贅也

蔣松士詩序 乙巳

松士與余爲同年生又同官戶部志氣鮮潔寡交游每閒過余若將有所深語坐移晷卒無所言以去即言亦深嘖太息若重有憂者雖余亦爲君默默且欷歔也君以母憂歸全州旋卒弟碧山試禮部以君詩示余其他體或不專意爲之至五古則多慷慨激烈或悽惻幽眇蓋君所抑遏不出之口者悉移而注之於詩其身世骨肉之遭遇言之累欷而不可盡者詩則盡抉發之以爲

快於唐詩人儲太祝體格不同要之任眞朴而無容氣則其趣同也昔揚子雲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人之言語文字固有絀於彼而贏於此者以君之默於言也而蒙於詩亦其理然乎嗟夫子雲雖容貌祿位不能動人猶獲老壽之福君不幸乃不至乎中壽以死也惜哉

柏梘山房文集卷七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陰晉異函序 丙午

昔李吉甫敘元和郡縣志謂敘邱墓徵鬼神非地志之要而太史公書獨好言鬼神以爲雍州積高神明之隩自秦文公祠白帝夸禎符後世至傳秦穆公上天始皇時華陰神且以璧遺滈池君而漢武帝求神仙方士言神祠者彌眾及唐都關中華陰祠爲四方游宦出入所瞻謁於是自秦漢來恢奇俶詭之事學士大夫益震襮曼衍其光景雜出於小說傳記者不可勝數也乾隆時

華陰李小泉先生自溧水令罷歸專以文史自娛既修華陰縣志成乃取仙佛神怪之事可喜可愕者別爲一書曰陰晉異函蓋不悉載之志乘者固吉甫之遺意而旁採博取以萃爲此書者亦太史公著書多好奇之意歟顧太史公以意有所鬱結不得攄故著書詞稱微妙難識封禪書言宛若陳寶事靈貺昭應屑加有聞而使人自得其誣罔之意於言意之表今先生書網羅舊聞無所作而亦時附見已意若莊若俳以寄其排調慷慨不合乎流俗之意則是書也即謂爲先生所自作可也

嘉慶九年先生年二十來鄉試江甯始相見讀其咏史詩先君子呼曾亮曰汝見程公子詩乎渠長汝者一歲耳及道光十一年先生來主講鍾山書院相見益親夜過其邢氏寓園月出園中竹石如沐浀光盪人而坐水檻盡讀其所作於別後者而少時得名以黃蝶詩及前見者俱不復存矣是時總督陶文毅公政寬簡民吏樂逸多輿復湖山寺觀而葆益舟觀察尤好爲主人泛酒船至燕子磯飲絕壁下還過嘉善石壁訪梅花水夾蘿峯飯半山亭聽銅溝水聲循定林寺古道歸以爲常先生及曾亮數人皆其座上客也後至京師爲戶部屬官

遇我一如其舊山館野寺未嘗不偕偶召賓未嘗不與有所作必屬和然常什不副一而先生於辭無所窮其稱情輔意足以射聲叩影如高資者無所志而不就也丁酉夏忽見語曰吾庭樹鴉數百夜噪而飛拔巢去此何祥也未幾而病呼余與訣余雖悲猶以爲倘不至若是後十餘日竟卒自先生去江甯同游者任階平王竹嶼汪均之皆先後死觀察亦歸殯京師輩駟馬之墓側先生呼余往哭甚哀及余與徐蓮峯哭先生去哭觀察時未三四年今蓮峯又亦久死先生之卒已十年矣悲夫尚書祁公屬張石舟大令編校遺集曾亮不可無一

言綴於末也故述少長離合南北游處之歡以見略勢分而篤古誼如先生者殆不可多見以誌吾哀至所作深博雄偉覽者當自得之非可以言詞盡也雖然先生之異乎人者豈獨其文學哉人屬曾亮以事而匿其情漫以請於先生覆書曰吾子而有是言豈某之生平有不見信於深友者乎不然則子受紿也嗚乎傳曰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又曰夫惟大雅卓然不羣先生殆無愧斯言夫殆無愧斯言夫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上元梅曾亮譔

葉耳山遺稿書後 丙午

葉耳山名怡上元諸生余年二十餘交管異之聞其名與同游城西小盤谷諸山飯其家夜半而別其所居僻遠余時出游不常見道光二年自京師歸訪其隣則耳山死矣或出一卷書授余曰此葉先生所遺者問其室家曰先生無室家也蓋其課徒所入足自給而已若畜妻子將求人則不爲也同時黃蛟門亦諸生與耳山不相知而行相似皆閉戸自苦亦各自得也余家固貧然未若蛟門甚每見其衣履寒敝而形神怡然輒以自失與異之談甚歡余至或時避去吾甚望以流俗疑我也然心益賢其人耳山遺書有燕石序詞意奇詭難識其

詩之佳者余能誦之蛟門所遺余無有見者矣獨異之嘗稱其詩二人雖皆不欲以文詞名而憶之至今不能忘豈非以其人哉夫安貧固士之常行也自士之失其常者多遂以常者爲異而兩人固未嘗自異也然不謂之難焉不可矣嗟夫此兩人之行余皆得於異之異之亡雖有賢如兩人者吾猶得而見之耶否耶

馮孝女墓誌書後 丙午

馮孝女名順高要馮展雲編修姊也母病割股藥之母竟卒女悲傷二年亦卒編修痛之甚乞王君子壽誌其墓而以示余夫忠孝之事致其身而事以濟者常也然

使致之而必濟雖其事之至難勉而爲之者亦衆矣惟知其不必然而痛苦其身以投於萬有一不驗之地此恒情所以趦趄而苟焉以自處者衆也若孝女者則亦知之矣知之而顧且爲之則濟不濟豈足爲始慮者變哉嗚乎其可貴也已孝女之年卒葬王君既詳誌之故發其志以書於後焉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元梅曾亮識

張端甫文稿序丙午

張生岳駿字端甫無錫人客京師從余游者十年於義山山谷詩歸熙甫文偶學輒似余小坡陳藝叔論詩文

獨嚴見生作乃奇嘆之及所與游朱伯韓吳子敘焉嘗川年或長或相若皆先達矣生處之無傲容亦無不自得之色余以是重之及游河南寄余書不復及文藝而講求宋儒躬行之學余異其能遽若是而又意其憂傷之深非是不足以自勝也嗟夫士之困至貧極矣若生則求一日爲常人貧而不可得祖不得有其養母不得有其家妻女也不得有已之室有數妹也皆無以嫁而家死使生而狂惑其心漠然無所動者可也或其家之人天誘其衷悔禍焉亦可也而不然者則死而已耳生自開封至京師暴得疾語其友曰吾自覺失心必不活

矣篋詩文若干首爲我歸梅先生病七月遂卒年三十五卒前一日余視之僧舍搖首曰先生去有歛我者矣瞬而視侯子勤逾卒之六月又八日乃檢序其遺稿遺子勤刻之而歸其手稿於家噫以生之才而可見者止此人不可以無年也乃如是夫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元梅曾亮序

錫山文讀序 丁未

無錫汪寫園先生錄其鄉制義文自明成化迄 國朝得人若干篇若干爲錫山文讀其有佳文而貴顯於世及不售於場屋而文佳者固悉載於是矣或文雖不爲

世士所好而其人足重乎世如八君子之流尤必葺而錄之當明之末造張居正卒位而申時行王錫爵繼之此明室盛衰之機亦士君子嚮背得失之林也而數君子者而無所附麗於其間以罷黜之身發然係朝廷名節之重及我　朝文治翔洽士之高節亢行無所激而施而專務於通經博古之學則大科鴻博之士彬彬出矣豈非士之趨舍一視乎時之所貴賤爲盛衰哉論者謂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窮其勢之所極固必至於是而不可回然以是編所載之文因其文以考其人其學行華實雖大小之不同皆汲汲乎有

没世而名不稱之懼乃以知科舉之學固不足以弊人而爲所弊者不係乎有科舉否也則先生於是編考世風之升降備文獻之支裔可以使有志復古之士慨然以興矣

法可菴詩序 丁未

吾嘗謂東坡之詩出於劉夢得而讀其詩者或不能知蓋有過乎前人之材而所旁涉者又廣博而無涯涘故使人移易耳目而忘其源流之所自出古之善學人者固皆如是不獨東坡然也吾友法可菴觀察於詩蓋深學東坡而不規規於一人一境且旁及於大歷以下諸

子游其思而博其趣故所作得東坡清曠之氣而運以唐賢之調適澹沱亦時有感激振厲而離合微至不大聲色然則東坡之於夢得其所學有高出於夢得者而可菴之於東坡其所學有不專於東坡者也惟其不專於一人也乃合乎東坡之所以學夢得而同爲善學古人者歟雖然詩之境宜於嵯峨蕭瑟不涉凡近若聲華昜弈之地固所謂歡愉之詞難工者也可菴生長華胄平進富貴視東坡起蓬累之中而中放逐於江海者其境豈同哉而清曠之氣獨得於詩者如是其性情之遒乎流俗尤不可及也夫

徐廉峯尺牘遺稿序　戊申

徐孟卿舍人以先人廉峯太史與友人書及訓子語見示廉峯詩集生前所自訂其他文蓋其所不注意者然吾以爲觀人於微而得其眞者莫是若也當其據案即書稱心而言豈復有人之見存哉憶昔與廉峯游樂其胸臆誠直言論慷慨貌若高亢而服人之善憐人之才性不耐雜而慮事精審於物必求有濟自浙江主試歸門下士多高才生速居館於其家飲酒歌呼不問也有東海司寇公之遺風病革時猶欲出捐金爲五城散粥費御史重於奏劾而止此豈世所易得者哉今觀其與

友人書及所以訓子弟者與余間見事多相類故曰可以得人之員者莫是若也抑余因程春海侍郎得交廉峯侍郎卒同視其歛君慨然曰春海手書不可復得矣在君與我所者盡裝治之言未久而君亦卒今觀是編其能不悽惻傷懷也

劉楚楨詩序 戊申

國初以詩鳴者王漁洋施愚山皆不以考證爲學其以是爲學者如閻百詩惠定宇何義門於學各有所長而詩非其所好兼之者惟顧亭林朱竹垞而已亭林不以詩人自居竹垞於詩則求工而務爲富者矣然其詩成

處多而自得者少未必非其學爲之累也嘗謂詩人不可以無學然方其爲詩也必置其心於空遠浩蕩凡名物象數之繁重纖瑣者悉舉而空其糟粕夫如是則吾之學常助吾詩於言意之表而不爲吾累然後可以爲詩若楚楨之詩其學而不爲吾累者乎百詩諸君子之所長旣兼而取之矣而其詩磊落而致或跌宕淸妙怡人心神凡生平之撰述一空其迹吾向知楚楨之爲學人今乃益知其爲詩人也抑楚楨之詩多作於窮居羈旅今爲令有民事焉其地與其情殊且終得爲詩人而已乎雖然和平其心而達於事者循吏也固詩教也荒

於政而惟詩之耽豈治詩之意哉

何子貞詩序 戊申

古今治詩者多矣有專於詩者之詩有其人其學不專於詩者之詩專於詩者何磨而字琢之勞其神而苦其心矻矻然舉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詩之知若夫不專於詩者諸子百家之說有一不知焉吾恥也詩古文詞金石丹青書法有一不能焉吾病也其於詩也特其無所不能者之一能而非其專能也吾友子貞自貴州考官歸以所得詩見示讀之求其專似一古人者而不得也不知其爲漢魏爲六朝唐宋適已而已矣吾意

所欲言者聲之於口形之以手而已矣其所謂不專於詩者之詩乎子貞迹近而心遠其自守堅其智深而能靜畀以事無不可任者而溫溫於侍從之職乃以其汪洋之材沈毅之姿自恣於諸子百家詩古文詞金石丹青書法之學其學也亦寄焉而已子貞之學固不足以盡其人況其詩又何足以盡其學乎其不工焉非其所惜其工焉亦非其沾沾自喜者也不然使子貞而專於詩舉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詩之知則眞詩人矣而失吾子貞矣固不樂乎以彼而易此也

孫秋士詩存序戊申

歸安孫秋士名憲儀其父遲舟編修名辰東兄亦編修官知府早卒君妻子亦繼卒家復燬於火無所歸館鄭氏京師數十年見童子抱其孫焉余與君數相見然不忍問其家事獨誦其詩知其嘗有一女而已君卒於鄭氏數年後葉潤臣舍人得其詩驚嘆謂無世俗氣將刊之以告余余慨然曰此盛德事也秋士窮於生庶其不窮於死乎然君詩中稱三友謂張淵甫吳西谷及余也而豈知刊君詩者爲生平不一識之潤臣也哉士亦貴自表異耳無患乎不知已也

蔣玉峯詩序 己酉

余同年中多詩人鄒君松友張君白也蔡君季贈余皆讀而序之矣獨玉峯不恒相見自壬午後幾二十年其子申甫編修居與余鄰君亦適來京師始晨夕相過從談讌而得君之爲人又數年始得讀君之詩蓋其詩不務聲色不奴主於門戸流派而婉而善入易而善出凡應官行役之瘁登臨山水之適朋友親戚之情話人艱苦而不能達者或繳繞叢雜言之而不能具者者君一出之以清和平夷循節曲傳奧美畢出使已無不盡之詞而讀之者亦無不快之意如乘輕舟順風中流倏忽千里而恬然不知有波濤之驚江湖之艱阻也是則君

之無所因襲而自成其爲詩者已君爲人廉智自將和易而有護自縣令至監司官江西者幾三十年士民皆愛誦之有大疑獄或官民有不相得者雖非君所涖大吏必使君往一以清和平夷循節曲傅者處之卒以無事夫爲吏於今日蓋綦難矣上不能無所求於下而民常有挾以要其上而猶欲以武健勝之宜其糾紛雜亂而事幾僨也君之詩即君所以爲政者乎

戴雲帆文集序 己酉

古諫官之設拾遺補闕其義貴於輔君德而已司彈劾陳利弊其餘事也逮其後啟沃之事或專出於一二親

貴之大臣而爲言官者遂以彈劾爲專司而益務於興建利弊以盡其職夫利與害相倚伏陳其大端使上知理與勢之所宜與閉言者之所能也若夫行之有次第施之有緩急循其理解而平其牙角全吾言之所利而不涉於害則在有司之奉行而已苟其行之不善或雖行而非其意所便者鹵莽析亂使其利不可成而害之布列於耳目者已森然而不可諱天下遂以咎言者之失然則言之非難言而必其人之能行者難也吾友雲帆爲言官而深知其難其慮事也甚深而究得失也甚析平居論辨今古及與人書疏皆毅然以世事爲念然

惟其念之者殷則竊度於行法之在人者愈不可易爲嘗試吾以是知其無功利心而不近名也近出其所爲文十卷其少作多沉博淵雅有意於崔蔡之所爲後乃一以理勝而覈於事殆昔人所謂得數十首可當著書者乎雖然古之人得行其意則無所爲書使君一日竊其有能行者而盡言之則是編也又其糟粕也夫

朱少仙詩集序 己酉

昔白樂天與孟東野賈長江皆元和詩人然人讀孟賈詩抑塞思罷去樂天詩輒心曠神釋而樂爲之徒豈非其境爲之哉餘姚朱少仙先生以文行名於時而屢試

禮部始以大挑得知縣願棄不取爲州學官復棄官而家居其境固不若郊島之困而視樂天則有間矣及得其詩讀之自少而壯而老凡有接於目者皆欣欣然而得其樂意也其夷猶容與澹泊而自適亦使人心曠神釋而樂爲之徒也因其詩以得其人所謂無求而知足者歟雖然人之富貴貧賤其境無有窮也惟無求而知足者其境爲無以加苟爲無以加也含醇和混希夷而超然於無累之域又烏知已之非樂天而樂天之非已也哉則以無其遇而同其詩爲先生異者猶未爲知言也或曰樂天之子無聞而先生有賢子登侍從壽且過

之所遭又有勝於樂天者是固然矣而其所自得於詩者亦不係乎此也

恥躬堂文集序　辛亥

昔聞魏叔子文集有易堂九子彭躬菴先生其一也未得見其書知爲勝國遺老而已咸豐元年曾亮主講梅花書院其七世孫雲屏都轉過揚以文集贈并詩十六卷屬爲序乃稍得其生平蓋先生少席豐厚性豪邁盡散金帛以交慨奇偉異之士至築屋數十楹以居過客周旋於黃公道周史公可法楊公廷麟數君子之間欲有所自見於世而迄不得行其意遂築室於甯都金精

之峯與三魏相依務欲韜匿聲采無所聞問於世而又不得安其居爲士冠所擾展轉遷徙及海宇安又稍可休息則困於飢寒道路之奔走其文采行誼又爲當途士大夫所引重卒不得安於所謂金精峯者夫先生於明季固一諸生也當搜訪勝國遺老之日而超然以布衣終其節固已高矣而今讀其詩抑塞拂鬱若有所負咎於世蓋志義之士其崎嶇犯難百折而不悔者非以爲人也求自全其心而已苟其心之無憾也雖人言而不恤惟其心之不如是而遂已也則雖求之名節而無可疵質之天下後世亦無能求備於是而耿耿不自釋

者終不以後行之所成自恕其始意之所獨至此其志義所以尤不可及與先生之詩兀傲有似山谷者激烈之氣則近放翁然嘗自言吾文不欲學古人則詩又豈規規於古人哉特其避俗慷慨之氣有與古人同者固宜詩之有時而合也然是猶不足以盡先生惟知其有高世名而耿耿不自釋於心可以知先生之詩矣

八角樓詩稿序 辛亥

何願船刑部以其親上官宜人詩稿見示清醇眞朴無纖俗之病其詞則多遠道憶父母之作夫內夫外父母家此以義言之耳若發乎情如古賢女思歸見歌詠者

固三百篇之所錄也余在都時爲文字眞率會者十許人皆好古多聞者也顧船主會特勤饌飲必豐潔然是日皆宜人自製羹客愧之欲辭約顧船曰是吾親意也某所與游親必問爲賢以否其學術若何對不副所問輒不樂若諸君子則吾二親樂常以爲客者也余聞之益以爲愧然宜人則可謂賢矣詩曰飲御諸友炰鱉鱠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宜人於詩教蓋深矣哉蓋深矣哉

衡游草序　辛亥

厲荼心先生昔以詩集見示余嘗答詩以稱述其高致

續讀和陶詩心意閒適才力悉斂之於平澹矣今又見其自湖南歸之衡游草几山水之情狀風雨雲日之興象皆見於詩悉力呈露而不使之稍縱蓋才與境變而不主故常覩和陶詩又一奇矣昔杜子美以湖南爲淸絕地而困於飢寒奔走今先生載眷屬覩令子於官舍有天倫之継容無覊旅之騷屑固宜能盡所歷之妙而悉吐其胸中之奇也過洞庭詩洶湧滂湃之狀震掉紙上余雖未嘗至恍然遇之至九江皖公山以下皆嘗所經歷而其時胸臆封錮忽忽無所會讀是詩殊自失也

石琢臣傳書後辛亥

昔太史公傳循吏自春秋盡周末幾數百年然爲之傳者四五人而已何其難也蓋有其人而事不傳者多歟抑麴令何易于使無人焉見於詩歌文字亦沒沒於後世矣居高明者易彰而卑困者寡述勢固然歟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計也任峻鄧艾杜元凱之流其興利與召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焉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與以是名則副乎循吏之名者蓋其難哉近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石家紹字瑤臣冀城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江西知縣終銅鼓營同知自大吏僚友搢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君爲循吏也入都

時除夕飲余齋中論史記不絕口問君所行事則笑謝不自言及卒見其友所爲傳皆爲民吏者所當爲人或怠焉僞焉獨力誠行之以盡其心江西嘗大飢錢粟未辦而飢民集西山者已數萬齊聲呼賑巡撫署屏宇皆震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令石令至萬衆皆迎伏跪拜曰願聽處置是賑也得緩而無變夫號呼搶攘之時見一人則帖然服者惟嬰兒於慈母則然而君能得之數千萬洶洶飢迫之衆且君之於民非能解衣而遍衣之推食而遍食之也而若此何哉夫殊尤卓絕之行固倫常所宜有也至父母於子雖極其情而不足爲異

故雖以君之爲吏亦特盡子民者所當爲而已然而非父母其心者則不能爲此君所以得此於民者歟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乎故自號曰民傭嗟夫父母之保抱其子者蓋日爲傭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

亭帚集序　辛亥

嘉慶中與元和顧君千里同客揚州秦敦夫先生招飲與顧君言書籍目錄之學竟飲不倦於是得盡聞所不聞顧君精博愼許可至先生則以爲何義門諸君子之

緒論猶未泯也道光三十年再至揚先生已前卒玉笙同年以遺集屬序自館閣至里居所作皆在而序書之文爲多昔司馬談劉向始有書序班固柳子厚王介甫曾子固繼之皆敘書之旨要而已先生則兼詳其板本之源流同異與訛謬刪脫之所緣起爲學者多聞闕疑之助其意固已深矣而文之體格態度則阮文達公嘗稱之以爲人能知者少惟詞臆自記多徜徉之詞或惜爲於世不竟其用然以翰苑尊宿優游於林下者三四十年席先世圖史與畢生搜訪之富而所居又爲四方學士詞人之所輻輳遂得肆意乎稽古之娛發古德之

幽潛袪後學之弇陋則先生於世豈復有不足者哉獨念曾亮以三十年之久重來揚州昔所過贈聞麗藻之士與先生相欣賞者今皆不復再遇而行年亦遂至如昔所見先生之年矣序是文不能不慨然以思也

徵銘錄書後 辛亥

王子守靜介姚石甫屬爲徵銘錄書後以未見其錄不及爲今歲守靜又介湯雨生以其書來爲其親述行之文多至數十人余所習及所知者半焉因余之所知而徵其所不知則其言皆可信者矣以一人之行而言之可信者數十人無異詞焉其行之孚於人人非以其子

之求而有所飾焉必也故吾因周保緒之言重有慨也夫贏於義者虧於利此事之適然者也侈於躬者毀於家此理之必然者也俯拾仰取而困於時命之無所獲又數之常然者也人於事之適然者父子兄弟相戒也至必然與常然者則味味然趨之其失利一也而倍亡其義焉可謂知所擇處者乎傳曰人貌榮名若學愚王君可謂知所擇而得其榮者矣君諱日徵文者子國棟字守靜歙人而三世居常州故兩江支行之士皆具於是編焉

青嶰堂詩集序 壬子

先君子同年友以文字知曾亮者三人安化陶文毅公新城石士侍郎陳公其一則嶰筠尙書鄧公也文毅之撫吳草侍郎太乙舟集既皆讀而序之至公之詩則巡撫安徽曾亮時在署中嘗親見其屬筆其取材也必精其句律也必整而出入於東坡放翁之波瀾態度其於詩不爲則已爲必片言隻字無不愜於心者而後成每辰巳時見屬吏議事畢會食八箴堂時管異之馬湘帆汪平甫俱在坐方植之亦時來和章聯句詠調閒作午過入齋閣治文書日晡後會食漏一下各散去日以爲常蓋公明於知人善任使又熟察其地之肥瘠民之强

弱而擇其人吏之所宜而無有愛憎厚薄之關其閒故官吏奉職鮮有敗事　朝廷無信使之遣有司無供張之困民氣安樂鈴閣清靜公乃得與賓客遊從之士從容乎翰墨之娛也今歲公之子子久太守以遺稿寄示屬為序伸卷再四多昔在署時評識之作蓋公之撫安徽也十年矣其總督兩廣閩浙皆不能如安徽之久且多暇也故詩於是時為最盛事會遷異風流云亡欲如文毅及公安徽時之民和政優講論文事雖名公卿而建幕府者今亦慨然難之而昔會食諸君子亦先後凋喪獨曾亮藐焉幸存而得序公之詩嗚乎盛衰之感豈

獨在一人也哉咸豐二年五月梅曾亮序

孔君墓銘書後　王子

昔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後屬其子曰必葬我桐鄉桐鄉民能奉嘗我夫邑貴爲九卿能薦達賢士廉潔守節非祿祿居位者而自以爲有功德於人民乃其爲嗇夫時蓋士有致位公輔聲施爛然而歉焉有所不自得或小吏卑秩而泰然無愧於心者亦視其所及乎民者而已故吾於孔君之事深有取也夫權輕而民畏必有以見重於民者位卑而令行其言必有以見重於令者役姦而能去其害必有以見信於其使

令者此三者皆行之至難者也而其事則人以爲微也而忽之不知彼所得致乎民者其職固如是止焉而無有加也此邑之所以無愧於桐鄉者也吾觀漢之循吏若朱邑文翁黃霸諸人起家嗇夫或郡縣吏卒史後皆爲名公卿歷卑位多便近民知疾苦耳惜乎君所施事而不咸也君諱傳坤字靜遠孔子六十四世孫子繼鏶進士官刑部主事以君不急其仕棄而歸養示余墓銘文而垂涕也乃感而書之

阮小咸詩集序　壬子

江甯郡城其西北包十餘山林壑深遠而秦淮清溪之

水縈帶其下其迹雖或存或湮而清淑之氣猶足以沾溉人物故士生其里多跌宕自標異或貢朴無文飾有六朝人餘習其衣冠言動與南城人風氣固殊也以余相知若嚴君小秋汪君鄴樓車君秋舲陸君春鈞汪君平甫方君愼之及小咸所居相去率不過一二里而諸君皆多文酒之會時相與攜榼訪勝極平山砠水涯歡吟醉呼窮日夜披林莽逐星月而歸以爲常小咸雖與諸君倡和相得而終歲授徒於文酒之樂不多與也及余自京師歸北城諸君凋逝殆盡愼之亦久客不能歸獨君年已七十尙授徒如故余因自嘆年未甚耆老而

自里居後山城孤寺往往多獨游少與偕者見少年遊從意氣之盛追念昔時同輩邈焉難求而寂寞自守得臻乎老壽如君者爲可幸也乃未幾而君亦旋卒君之子肇星以詩稿屬序余讀之淸婉恬適如君其人不以其不得志於有司也而有怨詞有矜氣眞德人之音也昔與君及鄰樓香筠同肄業於尊經書院夜歸市戸皆靜閉獨吾三四人履聲滿街讀君詩忽忽不覺爲數十年事也咸豐二年九月序